焦点>>

日军关键人物下场

田代皖一郎心脏病暴毙

田代皖一郎是日本佐贺县人,时为中将军衔。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辞拒绝。8日凌晨,田代下达进攻命令,日军猛攻卢沟桥及宛平县城。

中国驻军奋起还击,并于8日夜夺回了龙王庙及铁路桥,打击了日军的气焰。7月11日晨,日军统帅部做出向华北派兵的重大决定,并且撤掉了田代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职务。田代闻讯后,羞愤交集,于15日突发心脏病暴亡。

森田彻被碾为肉饼

森田彻中佐,1936年调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副联队长。“七·七”事变时,森田彻在现场指挥日军“演习”,是日方战地谈判代表。

由于积极参加“七·七”事变和进攻宛平作战有功,获金鹰三级勋章。1938年3月1日晋升大佐,调任关东军第七国境守备队队长。1939年5月11日,关东军挑起诺门坎战役,与苏蒙军激战,关东军损失惨重。

8月2日,森田彻大佐调任23师团步兵71联队任联队长,接替战死的代联队长东京治中佐。由于朱可夫率领的苏蒙军是由飞机、大炮、坦克和骑兵组成的立体作战,日军联队长以下官佐大部分战死。

森田彻驱使部下靠近坦克投掷燃烧瓶、手榴弹,但苏制坦克使用柴油机,又高又大且装甲厚,日军对它奈何不得。战到22日,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

到26日上午,森田彻大佐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和密电码本,头缠白布条,率残部跳出战壕,挥舞战刀冲向苏军坦克群,集体“玉碎”,森田彻刚冲出几步,即被坦克重机枪射倒,被苏军坦克碾为肉饼,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一木清直死于美军坦克

一木清直少佐,是事变中第一个开枪的日军。同年10月8日越级晋升大佐,获天皇授予的金鹰三级勋章,擢升为关东军第七师团步兵第14旅团第28联队长,调中国东北作战。

1942年4月底,第七师团以步兵第28联队为基干,组编成旭字一木支队,一木清直担任支队长,率精兵3870人,于5月5日乘船南下,去参加攻打中途岛作战。6月6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惨败。

8月7日,一木奉命支援瓜达尔卡纳尔岛,18日晚,一木支队在瓜岛登陆,发起争夺岛上亨德森机场战斗,损失极为惨重,一木清直也多处受伤。

于是他命令通信队向其上级发出“一木支队全军玉碎”的电报,满身是伤的一木,躺在瓜岛潮湿的丛林里,眼睁睁望着美军坦克张开血盆大口轧来,这个军国主义狂徒眨眼便粉身碎骨。 **据光明网**

佟麟阁:首位壮烈殉国的抗日将领

“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佟麟阁

1937年春,29军在北平举行军事会议,前右起:张维潘、张自忠、宋哲元、刘汝明、石友三,后右起:佟麟阁、赵登禹、冯治安、赵登禹、何基沣

佟麟阁,河北高阳人,是“七·七事变”中壮烈殉国的我国第一位高级将领,时为国民党二十九军副军长。

佟亦非是佟麟阁的三女儿。据佟亦非回忆:那时,父亲坐镇南苑,主持二十九军军务。遇祖父病重,我母亲打电话催父亲回家看看。父亲在电话上回答:“大敌当前,我不能回家。请你替我尽心照顾两位老人。”父亲部下闻之,潸然泪下。

7月28日,日本人分向北平周围的南苑、西苑、北苑全面进犯,以南苑最为激烈,此时驻守南苑的将领正是佟麟阁与赵登禹。

6点左右,军械官王慎之进城领取弹药时双手捧着一个存款折子,含泪说:“佟军长,大战就要开始了,你如回城,请把它交给我的家属……”佟麟阁深情地望着这个从16岁起就跟随着自己的部下,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摘下自己的项链,交给王慎之,并说:“还是你替我保存着吧。请替我回家看看,见着我家里人,就说我一切都好。告诉我家二老,等把鬼子赶跑了,我就回来。”不料那成了佟麟阁最后的诀别。

同日凌晨,日军以飞机轰炸南苑,在得到上级“撤回北平”的命令后,佟麟阁仍率军苦战,在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时被射中腿部,执意不肯裹伤,后来不幸头部又受重伤,壮烈殉国,享年45岁。当佟麟阁的副官将项链交给他爱人时,她当场晕了过去。

据《重庆日报》

亲历者郑福来

1937年7月7日夜,年仅6岁的郑福来被密集的枪炮声惊醒。“我睁开眼一看,外面黑洞洞的。”郑福来回忆道,炮弹就在他家北房西边落下爆炸。奶奶让他顶着锅盖跑,他和母亲、妹妹一起逃往长辛店。在北头小树林里,他看见一排排国民党29军将士的遗体,“那个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那年腊月天寒地冻,死尸随处可见。在那段亡国奴的日子里,国人的性命如同草芥,许多卢沟桥地区的村民都惨死在日本人手中。在晓月碑亭后面,13人被日军集体杀害;吴振山的二叔经过日本岗哨没有给鬼子行礼,被刺刀捅死;郭均的爷爷在河滩捡柴火时,被日军射杀……

据《中国老年报》

报道事变第一人:方大曾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1912年出生于北平一个外交官家庭。“九·一八”事变后,他以相机和文字为武器,为抗日救亡而奔走,留下了很多反映抗日题材的摄影作品,如《日军炮火下的宛平城》、《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作为《大公报》战地特批记者赴前线采访,成为第一个报道七七事变的记者。后来,随着平汉战局的恶化,保定失守,方大曾随三位记者被迫退到保定东南的蠡县继续坚持采访报道。

同年9月30日,在《大公报》发表最后一篇报道《平汉北段的变化》后音信皆无。作为一名失踪的战地记者,方大曾很可能牺牲在了抗日前线。

2015年7月7日,方大曾纪念室在保定正式落成。

据绵阳市图书馆馆志

为什么抗战不再从“七七事变”算起

2017年1月,由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引发了广泛讨论。其实,“十四年抗战”的说法,在学界已经流行多年。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止时间,应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止,历时14年。

所谓抗日战争的起点,简言之,就是抗日战争的重大事件的开始时间问题。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这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得出的科学结论。

以中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开始,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起点,这是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装侵略的开始,是它争夺亚洲霸权和走向发动世界战争的起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策源地之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最早形成。因此,我们不把九·一八事变看作是只有局部意义的中日两国的地区性的一般军事冲突,而应把它看作日本企图建立军事独裁法西斯专政,实现其独占中国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首先以武装斗争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武装侵略,从而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对此,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在远东军事法庭曾说:“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

所以,毛泽东于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原彰在其编著的《日本近代史》第三卷(论述了1931年-1960年的日本历史)的“序章”中也公允地指出:“本书是以日本开始发动了历时15年侵略战争的1931年(昭和六)为起点,概括地叙述从那以后的日本近代史。”可见,日本历史学家不仅把1931年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开始,同时还把这一年划作日本近代史现代部分的一个“起点”。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在世界上都是公认的。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具有反对军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性质。以中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开始,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起点,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据《北京日报》

慰安妇讲述日军兽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在受害者中,有这样一个群体,她们遭受过日军极其野蛮的摧残,她们是慰安妇。其中一位名叫杨阿布老人,她被称作“最漂亮的姑娘”,而1940年春开始的一幕幕,至今都是她的噩梦。

杨阿布,1922年出生,海南保亭县保城人。据她回忆:1940年春,巡逻队骑着马进了村,当时我在家里和邻居家的一个妹子在织布。巡逻队进村后,骑着马乱闯。有两个日本兵就闯进了我家,看见家里只有我们两个姑娘,一个日本兵就抓住邻居家的小妹,把她拉出去了。另一个日本人是翻译,就把我抱住。我拼命挣脱了他,往外跑。翻译在我后面追着不放,追到村边时,他捡了一块石头朝着我砸过来,石头正好砸中我的腰。我痛得跑不动了,他就把我抓住,拖到村边的山坡上。这是我第一次被日本人强奸。

几天以后,家里没有粮食吃了,我去毛弄村姑妈家讨玉米。从姑妈家拿着几斤玉米往家里走,谁知道在田边又遇上了巡逻队那几个骑兵。强奸过我的那个翻译也在里面。翻译认出了我,就下马拦住了我的去路,不让我走,硬把我抱到田边空地上,又一次强奸了我。

第二天,我在地里挖番薯。快到中午时,突然又来了一队骑兵。有一个日本兵从背后抱住我,把我拖到村前小河边的树丛里。光天化日下,他们一起把我强奸了。一次,村里一个姑娘要出嫁,她是我的好朋友,请我去。因为我会唱歌,村里女孩子出嫁都喜欢请我去。婚礼结束后我回家,路过县维持会时,遇上了几个日本兵,他们把我拉到维持会的一间小房子里,轮奸了我。当时维持会长知道这事,但他也不敢出声。

多次被糟蹋,那时我总觉得身体不好受,浑身酸软。后来,我发觉自己怀孕了,就挺着大肚子东跑西藏,有时藏进山寮里,一住就是好多天,带的东西吃完了,就找山上能吃的东西吃,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偷偷溜回家。有时也到远亲家藏一段时间。1941年10月,小孩出生,是个男孩,但生下后就死了。

后来我家搬到什东村居住。什东村甲长是族里大哥,叫杨老浪。杨老浪胆小怕事。日军见我长得漂亮,就来找我,几次下村找不到,就命令甲长杨老浪把我亲自送到扎奈。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把我送去,就要杀掉村里的人。杨老浪害怕了,只好把我找回来,带到扎奈,交给日军。

在扎奈劳工队,日常劳动是插秧、耕地、锄草,还有收割。扎奈的日军不让我回家,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们想什么时候来检查就什么时候来检查,三五成群的,只要他们看中的姑娘都逃不过。像我一样遭罪的姑娘还有好几位,有个姑娘被拉去几次,不久就想法逃跑了。我不能跑,我怕我跑了村里人会遭殃,就只好忍下去。

1945年秋,日军投降,我才得以回到家中。 **据《历史的深处》**